



组图①: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组图②:抚顺战犯管理所场景。
新华社发
制图:孙懿

新中国使他们从魔鬼变成人

——日本战犯痛忆罪行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发布了新中国改造的8名日本战犯史料收集整理研究成果。2013年7月,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曾组织研究人员赴日本,面对面采访这8名日本战犯。这8名战犯讲述了自己当年在中国所犯罪行、接受教育改造情况,表达了维护中日友好的愿望。

稻叶绩

改造战犯是伟大的工作

稻叶绩,1923年生,1943年入伍,曾任侵华日军第3旅团步兵第6大队通信队长。1956年7月被宽释回国。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任理事。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在第6大队本部,那个时候,被要求见习少年兵教育训练,我到现场看到,把中国八路军俘虏从后面绑上,挖出坑,将俘虏在坑前排成排,让刚从日本来的少年兵进行刺杀活人训练。

结果经过4年,我第一次明白了不要为了自己被救而反省,不要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要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终于从认罪过渡到谢罪,我自己也终于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谢罪了。

说到宽大政策,我的解释是宽大政策给了我们反省的机会。现在,在一些演讲、讲话过程中,对这种犯罪的认识、反省越来越强了。现在我终于明白,宽大政策就是从思想改造到心灵改造,最终到对人进行改造,这就是宽大政策。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到现在,世界上都是对战犯采取处罚,特别是犯有重罪的就处死刑。但是中国政府对战犯无一人判死刑,而且不只是让认罪,而是通过认罪使其更好地为人类作出贡献,我就是个例子。

难波靖直

坚守“抚顺之心”活下去



难波靖直,1921年生,曾任日军第39师团步兵第232联队第1大队机枪中队队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山阴支部事务局长,2014年3月因病在日本去世。

以下是他去年7月受访时的自述:那场战争中,我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爪牙,参加了侵略战争。那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对这个责任,在这里,我作为日本人由衷地道歉。

在寺庙(白阳寺)下的山谷里有几个村庄,日军600多人的部队分别攻了进去。在战斗开始时,大队长要求,即使一只猫也不要放过,全都杀死,所有的东西全部抢走。给我们下了命令,按照这个命令,冲进村庄的部队把一百几十个老百姓全都屠杀了。

现在两国间的局势很严峻,我非常担心,特别是我在中国获得了新生,想到这些,想到“抚顺之心”,现在日本政府在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强烈愤慨。日本政府一直宣称“不存在领土问题”,实际上日本把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全部掩盖了,对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我感到很遗憾。

我已经92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坚守“抚顺之心”活下去。

西尾克己

不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日本就会亡国



西尾克己,1919年生,曾任日军第91师团第73旅团独立293大队第2中队长。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第二批被宽释回国。

以下是他的自述:我再一次重申,《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这本书,还有《日本对朝鲜做什么了》这本书,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日本就会亡国。

(注:《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日本对朝鲜做什么了》两本日文书记述了日本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罪行。)

须子达也

邻邦应该互相帮助



须子达也,1921年生,曾任日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第4中队上等兵。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第一批被宽释。

以下是他的自述:居民全都跑了,一个人人都没有了,如果还有谁在就有可能被杀,或是疑为间谍,进行拷问。所以居民看到我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没有剩下一个人,剩下的只是牲畜,我们把这些牲畜都杀掉了。

(日本)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真的,作为邻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认为中国人绝对不会做攻击日本,把日本变成殖民地的事。因此我非常高兴,现在的中国,我一个人也会放心地去,这就是我至今看到过的中国啊!

大河原孝一

日本必须反省战争



大河原孝一,1922年生,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队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回国。45岁开始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历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全国委员、常任委员、委员长、代表委员等职,1986年当选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

以下是他的自述:在步兵部队进行杀人训练是平常的手段,我们也不例外地接受了这个训练。通过这个训练,总之,就是要使杀人成为习惯,这是一个教育方法。所以,一有机会,不论在何时何地就拿着枪,不论有没有理由,杀死中国人。

回国后,我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向中国人)谢罪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说明了这件事,我的罪孽深重、愚蠢至极,我对人类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是盲目的,做这件事是多么的愚蠢,而且这是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把这作为重点向人们诉说。

我认为必须反对战争,对战争进行反省。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必须明确承认日本是侵略者,不管怎么样,日本是侵略者,必须首先承认。



绘鸠毅 造了奇迹 中国政府和人民创

绘鸠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生,1941年入伍,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机枪中队下士官、军曹。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第三批被宽释回国。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任委员、常任委员长。

以下是他的自述:我被征入伍是在长野县的一个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当时是28岁,在经过佐仓联队的新兵训练后被送往山东省,参加了侵略战争。我在山东省的索格庄实施了重大的战争犯罪。

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人,对杀死自己父母兄弟或国民的人,不能给予人的待遇。在基督教里有“爱你的敌人”这样的话,但是人类是不能做到的。对这个不能做到的事,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对日本战犯做到了。

总之,优待日本战犯,让他们回国,用一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一般的人和一般的国家做不到的事,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到了,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个奇迹,我们这样的侵略战争的尖兵才能转变为为了和平和日中友好进行正义战争的人。



久保寺尚雄 老老实实考虑 历史认识问题要老

久保寺尚雄,1920年生,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第5中队分队长、伍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第一批被宽释回国。

以下是他的自述:我作为战争罪犯,在山东省杀过小孩子。对于杀死小孩子这件事,他的父母是多么悲痛、多么愤怒,我能感觉得到,我实在是对不起他们,我真的这么想。

中国政府宽恕了我并让我回国,我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人也表示感谢。

在山东半岛、青岛的东北方向,在拂晓,作战命令是“看见逃跑的人就开枪”,而自己抓住的人作为俘虏好像送往日本,我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按命令做了。

对于历史认识问题要老老实实地考虑,自民党安倍内阁好像有否定侵略战争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对于日中友好,我向苍天起誓,一定尽我所能在有生之年为之努力。



高桥哲郎 能忘记 对侵略事实,我们不可

高桥哲郎,1921年生,1944年入伍,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步兵炮中队上等兵。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被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第一批被宽释。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事务局长。

以下是他的自述:我的身体像年轻20岁吧,这么健康的身体是中国人民给我的。还有一个就是脑子,思想的问题。现在日本的国民是没有思想的,就是没有对中国侵略的认识。安倍首相也说了没有侵略,这个思想最不好,所以我们“中归联”从1956年到现在对日本国民说出了对中国侵略的事实。

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作为被害者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实行的政策,完全是一种新的政策。我深刻理解了,经过60年后更加理解。所以,我们在管理所时记住了“认罪”这个词,那么认罪是什么呢?从那时到现在,过60年再过70年一直到死,对侵略过中国这个事实,我们不忘,对这个事实进行深刻认识,我认为这就是认罪。所以不只是说杀过中国人民,包括杀过中国人民,另外还有侵略的事实,我们已刻骨铭心。对此,虽然过了60年至今现在也能感受得到。

(据新华社沈阳8月31日至9月6日电)



朱根华作
群丑乱舞
阴魂不散